

光

盛夏的陽光穿透葉與葉間的空隙，在紅磚道上灑滿了點點的光與影；盛開的小葉欖仁，奔放的綠色生命，恣肆地舒展或搖動枝葉。校園的每一隅都是如此驚人地美麗，而我幸運地正在這座綠意昂然的校園生活著。

初來乍到的十五歲

2015年的夏天，十五歲的我，來到了這座校園，穿著繡著一槓學號的雪白制服。

一如既往，來到一切都是全然陌生的環境，我總將自己包圍在重重的戒備，然而一段偶然的交談，所有在曾經卸不下的防衛心都被打破了。有一個女孩笑著對我說：「妳長得好可愛哦！而且妳的笑容很好看耶！」聽完了這句話，我有點害羞地咧嘴笑著，露出了我不怎麼完美卻可愛的門牙。也許是陽光太強，我竟眯線了眼、暈紅了雙頰，疾徐不定的風也吹翹了我刻意整理過的瀏海。然而我忘了當時，我們是在教室，沒有太陽、沒有風，但是呼吸都把剛才的矜持吹走了。

「聰明是一種天賦，而善良是一種選擇。」在這群同樣與我著白衣黑裙的女孩們的身上，我深切領悟到了這句話的真諦。她們總是積極瞭解我的需求，隨時放慢講話的速度；在換座位時，她們總是記得我習慣坐在前方，總是優先給我選座位的權利；她們總跟我說：「因為妳值得。」在這群女孩中，我好幸福。

不只遇見好同學，我也遇見一位對我而言重要的啟蒙老師，她是我的高一導師。「以後有事情，就告訴我吧！」還記得初次相見，老師以微笑的眼神注視著我，她的眼神中有光，而光是暖的，彷彿在告訴我：「請相信我。」讓我相信未來在這兒的生活會有著她們的陪伴，我從不孤單。

感謝我的老師，總是積極為我尋找舞台，她知道我想參加全縣語競的作文比賽，推舉我參加校內初選賽。感謝我的老師，總是積極推我融入人群，為我爭取交友的空間；甚至在我有意願參加演講比賽時，日復一日不斷指導我的咬字和文稿的發音語氣，讓一個不太可能站在台上的女孩，從膽怯於面對眾人的眼光，直到鼓起勇氣站在講台上，向所有人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。所有來之不易的一切，都得感謝我的老師。

我想我不會忘記，那段練習演講的過程。我是如何從連咬字都會顫抖到能夠精準掌握每個字該有的語氣，都是老師一字一字慢慢地教我。當中也有過不如預期的時候，偶爾會有失望灰心或是有放棄的念頭，但她並沒有疾言厲色，所給的更多是鼓勵。儘管在最後，我為自己的表現不好而難過大哭，她還是告訴我：「真正的演講，不在於說的好不好，而是在於能夠感動人心，妳做到了，因為台下的老師都掉淚了。」……

我知道，因著有她們，我不必以唯一恆星的姿態存在，因為當我們一起發光時，我們就是全宇宙。

步履跌撞的十六歲

一年過去，幸福而愉快的高一生活全都告終；我的制服又繡上新的一槓。帶著十五歲美好的記憶，我來到了十六歲。

只是高二分班的突轉急下，全新的老師和全新的同學，一切驟然的改變、成績大幅滑落、作文比賽失利，長期的落寞感和自卑感不斷浮升，我只能把所有的心事往心更深處裡吞，好多的時候，我會私下大哭，任憑眼淚吞沒我的思緒；而父母的不知情，更令人備感心酸、無為能力。我試圖在生活中尋找值得信賴的重心，甚至以為傻傻地喜歡一個人就能順利地掙脫憂鬱的泥淖，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。我在徬徨中徬徨、在悲傷中悲傷、在顫慄中顫慄了將近一年……

而那段時間，我常常想起喵咪，喵咪是我生命中一個很好的傾聽者。因為對周遭皆無動於衷，以及一段日子的低落情緒和反常行為，使我非常明白自己不該再繼續頹喪下去了，所以我決定，在接近十六歲的尾聲，為自己放了一段長假，重返了記憶中的寶山。我想要再見喵咪。

當天，來到寶山已是晚上了。黑夜中，星子閃耀。在看不見的身後，猛然，我被一股莫名的溫暖緊緊包圍，嚇到的我轉頭一看，是喵咪！而喵咪臉上揚起了成功捉弄我的愉快。那一刻，我也笑了，我們都笑得好開心。而她一如既往，笑起來總是眯線了眼、露出兩顆可愛的小虎牙，散發出了一種笑得亮晶晶的燦爛，從不被時間氧化。笑容在她身上始終年輕。

如願見了面。我把前陣子的所有難過一吐而盡，信佛教的她告訴說：「心無

罣礙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。」一句令人會心一笑的話，我們倆都明白。接著好幾天，我們一起吃飯，吵著這盤菜誰該吃或該如何分配？我們一起睡覺，偶爾她嘲笑我撞到牆，下一秒則換我嘲笑她撞到牆。無時無刻我都好幸福、好快樂。

然而時間的指針終究來向了別離的時刻。別前，她遞了封信給我。已有默契的我們相視而笑，即使口上不說，但我相信我們倆的心裡一定正默默共許一個再次相見的承諾，不見不散。

而在信中，她對我說：「加油！」

我感到眼角有些微微的濕潤。明明是如此簡單的一句話，卻有著一股的力量，溫柔地將眼角的淚推出來。我彷彿在絕望的暗處中遇見了生命的轉機——有人為打開了一道細窄的門縫，告訴我說：這裡有光。

我的十六歲，有悲有喜，卻是喵喵讓我明白：儘管生命偶有許多令人心碎或無言以對的時刻，會帶來巨大的傷悲，將自己捲入混沌的思緒中，然而，最五蘊皆空的時候卻是欣喜與感動。是吧！人生就是這樣才有趣啊。

駛向夢想的十七歲

重返校園，告別了十六歲，驀然回首，我已走過了一年。在這樣又哭又笑的悲喜交疊中，我漸漸來到了生命的另一段分水嶺，從一路跌跌撞撞、磕磕絆絆的十六歲終於走向了全然未知的十七歲。

這是一個最常被質問夢想的年紀，我亦不另外。我是一個想要成為特教老師的人，然而正負評價兩極，都令我感到迷茫、遲疑。於是我問了我的老師：「老師，我真的適合成為一位特教老師嗎？」然而，她告訴我：「妳先天的障礙從永遠不會是妳想成為一位特教老師的阻礙，別忘了，妳的生命經歷會是妳最大的王牌，因為妳將比他人更懂得同理對待失去一些的孩子。」當時，我們是在臉書上以訊息對話。老師隨即傳了貼圖給我，那是一個大大的笑臉。

所以現在，十七歲的我，正忠實於內心的聲音，並極力描繪出夢想中的自己。我將義無反顧地追尋心中的希冀；我深信實踐夢想將帶領我到達最值得我存在的彼岸；我認為：無論讀哪所大學或哪科校系，都只是一段過程罷了，我的終

點仍然在同一方。因為我從未如此踏實地，確信著自己的方向。

生命的本質是柔軟的，卻在一路的千錘百鍊中，鍊出了最大的韌性。過程當中固然有掙扎，可能迷失自己、停下腳步，也可能像十六歲的我那樣，不小心被捲進了無端的憂鬱，但我的腦海中總會浮現十五歲的風景，是許多女孩們和老師的支持、信任和肯定的笑，以及十六歲的風景，與喵咪一同的歡笑；而和喵咪約定再次相見的承諾更是無可改變的信仰，我自始至終確信，我們會再見面的。一切的一切，都使我有永不放棄的力量和理由。

我相信十七歲的我，仍會是那個因為光太亮或而眯線了眼、暈紅了雙頰、即使門牙不怎麼完美卻一直笑著的女孩。

回首

兩輪的四季更迭，校園內小葉欖仁有枯有榮。三年的歲月，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，卻匆匆地走過了兩年。辛苦而愉快的兩年，所有相遇的好人，其中也許有些人，相逢只一笑，明日又天涯，但我都在每雙微笑的眼瞳中，看見了珍惜的光芒。而在這樣的光芒之中，也看見了完好如初的自己，何能不重視自己？我知道自己是值得被在乎、被珍惜、被如此對待。我相信我的微笑能夠始終溫柔且開朗，那便是因為在年少時期，我遇見了一群溫暖且善良的人，在相知相惜中守護著彼此。

於是我漸漸明白，原來，光，一直都在，存在於每個年歲當中，都是回憶及夢想的風景。

因為我曾記得，並且一直擁有。